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快士傳

第十四卷 俊紅顏陣上動芳心 俠青樓軍中投片札

詩曰： 鋒刀叢中兩俊娥，一般豪俠世無多。
劍花飛處光分面，墨陣揮來筆止戈。

卻說常更生休養士卒已久，月仙公主著令他進兵打關。常更生領命，統軍直抵關下。早有探馬報入關中。董聞與國公聞報，即引數百騎登高望之。見番兵一半騎馬，一半騎鹿。當先一員大將，生得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，只是沒有鬚髯。前隊引軍旗上，大書“華光國元帥常更生”八個字。看他手持鋼鞭，騎著一隻大鹿，往來馳騁，好不勇猛。正是：

指鹿趙高將秦害，馬原不可以鹿代。
今看騎鹿與馬同，這個貂璫真可怪。

國公看了，對董聞說道：“據彼國來使說，這常更生本是中國一個內監，不知為何逃入外邦。且聞彼國的公主自誇能武能文，卻又愛這內監才兼文武，使為元帥，尤為可異。”董聞道：“想彼國所恃者，惟此人耳。若先擒此人，便可不勞而定矣。”國公道：“明日我當親自擒之。”董聞道：“待在下今日先送個信兒與他。”說罷，取過弓箭來，開弓發箭，看著那引軍旗，颯的一聲射去，卻正射在常字之上。常更生見了，喝聲彩，遙望著關上叫道：“那射箭的將軍，可下關來與我分個勝負。”董聞令部卒高聲答道：“今日且退，明日決戰。”常更生聽說，即引兵退下數里，紮住營寨。

番兵拔得旗上那枝箭兒，把來呈上。常更生看時，見箭桿上刻著“監軍董聞”四個字。常更生驚喜：“原來董家兄弟在此。我聞得他初任國子博士，如何便做了監軍？莫非同名同姓的麼？”心下好生猜疑，只待明日交鋒時識認端的。正是：

兩人各在一軍中，彼此難將姓字通。
神箭俄從天際落，英雄自此識英雄。

次日國公與董聞正要引兵出戰，忽報老國公處送家將一員沙伏虎，到軍前效用，兼有家書附到。國公傳令喚進。只見那沙伏虎生得身材長大，一部落腮短鬚鬚，戎裝披執，且自雄健。恭拜畢，呈上家書。拆看時，原來書中報說國公的夫人近日染病身故。國公看罷，慘然下淚。董聞再三勸慰道：“王事為重，且免愁煩。”國公也只索罷了。因問沙伏虎：“你幾時在我府中的？”沙伏虎道：“小將在府中已久，董爺認得小將的。”董聞道：“我並不認得你。”沙伏虎道：“小將非別人，便是大力庵中沙有恒和尚。”董聞仔細一看，方才認得面孔，因笑道：“你改了名，又改了裝束，頭上蓄了髮，口上又長了鬚鬚，教我那裡還認得？我且問你，幾時還俗的？”沙伏虎道：“向承董爺荐書，蒙老國公爺青目，用為家將，特命還俗改名。今奉差至軍前效用。”董聞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因又問道：“你既還了俗，可曾有妻室麼？”沙伏虎道：“蒙老國公爺就將唱官詞的婦人門氏賜與小將為妻了。”董聞聽罷，不覺大笑道：“你當初一宿之緣，今定了百年之好矣。”國公聽說，也笑將起來。正是：

從前疑真是假，後來去假是真。
向說坐懷不亂，今已共枕相親。

正說話間，小校飛報常更生已引兵來了。國公便欲親去迎戰，董聞道：“明公不必自行，可即著沙伏虎去。此人武藝盡看得過。”國公遂令沙伏虎引五百鐵騎前去衝陣。沙伏虎得令，抖擻精神，飛身上馬，拿著一條渾鐵棍，出至營前迎戰。常更生見了，笑道：“量你末將，何敢敵我？可請那董監軍來與我決個勝敗。”沙伏虎怒道：“我家董監軍豈輕與鼠輩交鋒？只消我這條棍兒，管教結果你性命。”常更生道：“且莫門口。”便指麾隊裡一員番將出馬來迎，沙伏虎便與那番將交戰。不上數合，那番將早已力怯，被沙伏虎一棍打落馬下。常更生見了，大吼一聲，把鹿角一拍，手舞鋼鞭，直衝將來。沙伏虎忙以棍相迎。一來一往，真好一場大戰。正是：

同為還俗的僧人，一個還俗了真還，一個還俗了反脫。並是有妻的和尚，一個無妻了忽有，一個有妻了若無。一個光不光，下面尚留一個光頭；一個禿不禿，上面卻剩一張秀嘴。一個手揮鐵棒，腰間另有肉棍一條；一個將號千城，囊中並無雞卵兩個。一個大力僧，力果然大；一個常鬚子，鬚已改常。一個出家不了，難言有恒；一個自號更生，誰知善變？各人換相各不識，兩下爭鋒兩不休。

二人鬥了多時，常更生賣個破綻，讓沙伏虎一棍打來，他卻躲個過，隨把鋼鞭照頭的打去。沙伏虎爭閃時，那條鞭已從手腕上擦了一擦。沙伏虎負痛，撥回馬便走，常更生從後趕來。巧得關上矢石齊下，救了沙伏虎入營。國公怪他敗陣而回，要按軍法處置。董聞勸道：“他已曾贏過一員番將，今可將功折罪。”國公乃喝退了沙伏虎，欲自去與常更生交戰。董聞道：“不消明公自去。我董聞不才，請擒此賊，以獻麾下。”國公喜道：“先生若出戰，不佞當從壁上觀。”當下董聞全身披掛，綽槍上馬，出到陣前。那邊月仙公主聞說常元帥得勝，便親自引兵前來接應，恰好與董聞相遇，各立馬在門旗下。你道他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粉面借雪刃爭光，玉手與霜刀並耀。貂毛一段，灣灣的圍在烏鴉鬢邊；雉尾兩根，飄飄的插在盤龍髻上。腰間束一條扣玉環的細細獅蠻帶，足下穿一雙嵌金線的小小鳳頭鞋。眉比春山，楚楚又如弓影；眸同秋水，溶溶更似劍光新。太公蒙面斬妲己，當日武夫眼中，恐未嘗見此佳麗；紅拂改裝隨李靖，今朝元帥府裡，又安能有此妖嬈？管教兵卒手酥麻，應使將軍心炫亂。

董聞看了那公主的美貌，也還不在意裡。倒是國公在關上望見了，暗暗喝彩道：“不料番邦倒有這一個美貌女子。”那邊月仙公主見了董聞堂堂一表，丰姿可愛，因想道：“原來中國有這等好人物。我若生擒得此人，自有道理。”便不等常更生出戰，逕自舞雙刀，縱坐下白鹿，直奔前來。董聞挺槍來迎，鬥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董聞心生一計，虛掩一槍，撥回馬，佯敗而走。公主那裡肯捨？緊緊的從後追來。董聞掛住了槍，張弓搭箭，望著公主頭上一箭射去，正中他冠上插的雉尾，把那根雉尾射落下來。公主嚇了一驚，不敢復追，勒轉了所乘白鹿，回陣而去，兩家各自收兵。公主回到寨中，對著常更生極贊董監軍人物之美，武藝之高。又感激他只射雉尾，不即射我之德。常更生道：“此人就是小將時常對公主娘娘說的結義兄弟董聞。他昨日一箭射中我引軍旗，箭桿上有董聞名字，小將還只道是同名同姓的。今日陣上望見，卻正是他。”公主道：“我只見他旗上有‘監軍董’三個字，不想就是董聞。常聽得你誇他的才藝，果然名不虛傳。且不但才藝好，人物更佳。我外國那裡有這等好人物？”常更生道：“他矢無虛發，公主不曾防得他，險些被他射傷。”公主道：“據他佞般神箭，要射傷我何難？他卻不射傷我，也是他的好意。”說罷，只顧低頭沉吟。常

更生猜著就裡，便進言道：“小將不敢唐突，莫非公主娘娘有意于此人，要與他講和麼？”公主聞言，不覺臉兒暈紅，即屏退左右，密語常更道：“實不相瞞，我久欲得一中華奇士，以身歸之。今觀董生才貌雙絕，真佳選也。他若肯與我結秦晉之好，我當稟知父王，休兵解甲。你既與他相契，可能為我傳達此意否？事若得成，我歸順了中國，你便是朝廷有功之人，爵祿當然不小，也可遂你昔日之志。”常更道：“這不難。待小將明日與他對陣，先教他曉得我就是常奇，然後好遣使致書，把公主之意對他說。他信小將之言，自然悅從。”公主歡喜應諾。正是：

才從對壘為仇敵，便欲元戎作蹇修。

且說董聞收兵入關，國公接著，笑道：“先生今日射法，真不啻百步穿楊之技。但只射他雉尾，不肯射殺他，莫非憐那女子美貌，不忍加害麼？”董聞道：“非也。昔諸葛武侯南征孟獲，參謀馬謖進言曰：‘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。’今華光國僻處遐方，得其土不足以為守，殺其人不足以為武。不若懷之以德，使彼傾心歸命，貢獻不絕，便是國家之福，可以回報朝廷矣。”國公道：“先生所言極是！但必須生擒此女，彼國方肯降順。明日我當親自出戰，務要把此女擒來。”當晚無話。

次日，月仙公主與常更生一齊來到關前挑戰，真個威風凜凜，相貌堂堂。門旗開處，月仙公主望見，又暗暗驚奇，想道：“看他人物，竟與董聞不相上下。只不知他武藝如何。”正要自來迎敵，只見常更生拍坐下白鹿，挺手中鋼鞭，飛出陣前。國公喝道：“你不是我敵手。可喚你那潑女子來，與我決個勝負。”常更道：“你也不是我敵手。可喚你那董監軍來認我一認，我有話對他說。”國公大怒，催馬迎戰，常更生舉鞭對敵。戰了多時，國公全無破綻，勇力倍加，常更生暗暗喝彩。公主在門旗下看了，咄咄稱贊。常更生要使那彈丸的手段，便佯輸詐敗，誘國公追趕。約趕過了一二十里地面，常更生掛住鋼鞭，取彈丸在手，想道：“我若打傷了他，便不好與董聞講和了。只打他的馬罷。”便看著國公馬頭，一彈打去，正中馬眼，那馬應弦而倒，把國公掀在地上。常更生正待回騎來生擒國公，忽然一股黑氣從地而起，一霎時天昏地暗。那黑氣直衝入番軍隊裡，撲著的便倒，番軍大亂，常更生也險些跌下騎來。月仙公主急鳴金收兵。

且說國公被馬掀翻，及跳起身時，只見黑氣衝起，一時不辨東西南北。心裡正慌，俄有金光一道，金光裡現出兩位神人，都是金襴紅袍，將國公左右扶挾而行。國公腳不著地，好像騰雲的一般，頃刻間到了關前，兩位神人俱不見了。黑氣盡散，依舊天清日朗。董聞喜得國公無恙，忙開關接入。國公備言神人相救之事，董聞道：“吉人天相，況秉天子威靈，自然有鬼神呵護。”國公道：“那常更生鬥了多時，鞭法沒半點鬆懈，武藝甚高。無怪沙伏虎不能取勝。他方才忽然敗走，我也心疑。不想他彈丸兒又這般利害。然他但害馬，不害人，未知何意。前日先生射箭只射雉尾，今日他打彈只打馬頭，可謂相報之速矣。他說要請董監軍來講和，莫非先生也與他有舊麼？”董聞道：“我董聞生平不曾與內侍相知，如何他卻要與我講話？待明日臨陣時，看他有何話說。”國公道：“我想內侍中必無此人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明日先生問他，便知分曉。”說罷，各自回寨歇息。當夜董聞在營帳中睡到三更時分，忽聽得帳前腳步響。董聞疑是刺客，急跳起身，取了牀頭寶劍，步出帳去看時，只見一個金襴紅袍的人向前來施禮道：“還認得小弟丁士升麼？”董聞見了，把手中劍撇下，忙答禮道：“年公祖為何到此？”丁士升道：“小弟生前為治水之事盡瘁而死，上帝憐我清忠封為水神。令兄董遐施，生前慷慨仗義，今現為土谷之神。日間在陣上救取國公的，便是我和他兩個。今後不須交戰，只在三日內有喜信到也。”言訖，轉身便走。董聞趕去扯他衣袖，卻扯了個空，撲的跌了一交。猛然驚醒，方知是夢。聽軍中更鼓，已打四更了。董聞不勝詫異。正是：

忠臣能把忠臣助，義士還和義士通。
前日遊魂臨水上，今朝顯聖在軍中。

次日，董聞與國公相見，細述夜來之夢。國公驚歎道：“原來陣上顯靈的，就是二公。一向常聽得先生稱贊他兩人一個盡忠，一個仗義，果然今日都為明神。又蒙顯靈相救，二公實未當死也。”便傳令軍中，備下祭禮，國公與董聞親自望空拜祭了一番。董聞道：“據丁公示夢云：‘不須交戰，三日內當有喜信。’今且按兵三日，看是如何。”國公依言，靜待兩日，並不出戰。到第三日，不見有甚動靜，只道夢寐無憑。董聞正坐在帳上點撥明日交戰之事，忽小校來報：“轅門外有一個說是山東來的，要求見監軍老爺，有什麼家書，要當面投遞。”董聞心疑，便令喚進。那人到帳前參拜畢，董聞看那個人時，卻是個鬍子面孔，有些認得，只是一時記不起。因問道：“你是山東何人差你來的？有甚密書投送？”那人向懷中取出一封書來呈上，道：“老爺只看書中便知端的。”董聞即拆書觀看。書上寫道：

賤妾馬幽儀，斂衽百拜致書于監軍董老爺麾下。向蒙洪恩，秉承明訓，銘入五內，感切二天。茲有啟者：前有游僧，攜賤妾而私遁。游僧非他，即常善變也。近有闖監，入異域而稱兵，闖監非他，亦即常善變也。只因鬱志未伸，故爾竄身外國。若聞恩赦既降，自當歸命中朝。伏乞召念昔年之誼，馳一紙之書，諭以朝廷德意，已經有免罪人，更請明詔招安，無使仍懷疑二。將見歡聲動地遐荒，不煩矯箭控弦之力。兵氣銷為日月，立奏倒戈脫罪之功矣。臨楮不勝惶悚待命之至。

董聞看畢，又驚又喜道：“我說內監中那有常更生這般一個好漢，原來就是常兄。怪道他要請我相見講話。我一向只道馬二娘隨了遊方僧去，原來那游僧就是常兄。正不知他怎地做了和尚，又做了內監。”因問來人道：“如今馬二娘在那裡？”那人道：“現在山東寨裡。”董聞驚訝道：“如何卻在山東寨裡？你是何人？可是從寨裡來的麼？”那人道：“老爺如何忘了，我姓習名風，就是昔年在路上相遇的乞兒。老爺曾騙我到獄中，做了常鬍子的替身，今日怎便不認得了？”董聞把他仔細一看，笑道：“我說有些面熟，一時記不起。當初騙你的是我，後來央國公老爺對撫院說了分上，釋放你的，也是我。你釋放之後，卻怎生到了山寨中去，如今卻從山寨裡寄書來？”習風道：“我習風本是寇尚義部下的人。”因把當初假扮乞兒之故，及現今坐第三把交椅的話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董聞大笑道：“原來你做了乞兒時，就是山寨中奸細假扮的。既然如此，我當初借重得不差。”習風又把常奇要取馬二娘上山，因此削髮剃鬚，扮了和尚；又嫌山寨非安身立命之地，要出外遠游，因此又自闖割了，扮做太監，竄入外國的話，細細說了，董聞方終省悟。正是：

從此疑關才得破，向來異事實難猜。

當下董聞把酒食款待了習風，遂率領他去叩見國公，並將馬二娘寄來的書與國公看了，備述常奇當初得罪之由。國公道：“那常奇不惜身命，為母舅報仇，是個義士。他的母舅，不過因藏了方正學的文集而死。今方正學已經追贈，他母舅若在，也在赦中，何況常奇。先生可寫書與他，招他來投降便了。”董聞領命，隨即修書一封。國公便命習風做個下書人，習風欣然允諾，道：“我便去。總是馬二娘也有書在此，要寄與常善變，勸他投降。如今正好一齊帶去。”董聞聽說，便一發討他那封書來，拆開與國公同看。其書云：

一經分手，遽恨各天。萬里睽違，頻年闊別，雖金壘不能解其永懷，萱草不能止其心瘵也。司馬遷報任安書云：“少卿視

僕于妻子何如哉？”以君之情，毋乃類是。然君從不念妾，獨不念桑梓之地乎？君雖改相，妾不改心。舊愛依依，何忍遐棄？且君之所以竄入異域、掉頭不顧者，正為罪未釋而志弗伸，不屑處山寨之中，作楚囚相對耳。今天子大頒恩赦，追復建文年號，並贈死節諸臣，未必非子房一擊之力，是君之功已建，名已立，義已布于天下矣。不及此時束身歸命，仍返故鄉，猶欲奮螳臂以擋車，竊恐添蛇足而失酒。高明如君，度不出此。情長紙短，書不盡言，統惟垂鑒。

國公與董聞看了這封書，都贊歎馬幽儀善于詞令，真女中學士，且又忠義可嘉，便依舊把書封好，付與習風前去。習風一騎逕望番寨奔來，口稱：“我是中國下書人，要見你常元帥的，休得放箭。”當被番兵拿住，簇擁到常更生寨中。常更生認得是自家人，跳來問道：“你為何來到此間？”習風道：“大嫂差我送書與董監軍，因此董監軍就央我到這裡下書。大嫂也有書寄與大哥哩。”常更生喜道：“我正要把自己的蹤跡通信于董監軍，你先對他說明了，卻是最好。”便將董聞來書拆看，見上面寫道：

小弟董聞，再拜致書于元帥常兄麾下。憶自開封一別，懸念殊深。及得丁公子書，景仰高義。方謂英雄伏草澤之間，正欲相機借勢，為兄推轂，初不料兄之遠適異國也。今接尊闖馬夫人手教，始知日下對壘交鋒者，即係舊時知契。開我迷惑，為之爽然。竊歎吾兄跡大奇，謀大幻。欲踐紅裙之約，既自同季布之髡；欲托黃門之游，又甘作馬遷之腐。號曰善變，誠善變矣。然變而能通，則思復。今天子追念忠儀，赦免罪人，才如吾兄，自當擢用。若能投誠納款，幡然改圖，爾公爾侯，指日可必。或疑檄文過激，恐遭譴責，重以此故，未肯回心。以弟度之，是不足慮。孔璋受之于魏武，賓王惜之于則天，今上聖明，寧反遜此二主？仰邀恩詔，弟能任馬。恃愛布誠，伏惟照悉。

常更生看罷，大喜道：“天子既頒恩赦，我原是中國人，豈肯久居異域？但我蒙此間月仙公主知遇之恩，何忍負之？今公主見董監軍才貌出眾，要與他聯秦晉之好。若董監軍肯從其請，吾事諧矣。”習風又把馬二娘的書與常更生看了，常更生決意歸降，便引習風去見公主，備言其故，將董聞來書呈看。公主道：“我初見董監軍丰采不凡，以為罕有其匹。不意前日陣上，見那徐國公與董監軍才貌不相上下。你彈倒了他的馬，正好生擒他來，卻被黑氣衝斷，嚇他逃去，甚為可惜。今董監軍既有書來招你，你便可把我求婚上國之意對他說知。大約二人之中，必居一于此矣。”常更生道：“小將與徐國公不相知，不好把這話對他說。若要與董監軍聯姻，小將當玉成其事。”公主見董聞書中有“尊闖手教”之語，因問其故。常更生把自己與馬二娘往來顛末述與公主聽了，並取出馬二娘寄的書，呈與公主觀看。公主笑道：“你已為闖人，尊闖伉儷之情，猶依依不捨，又何怪我之求婚上國乎？”當下厚款習風，隨命常更生即日修下回書，付與習風，歸報監軍。董聞將回書拆看，書云：

愚兄常更生，再拜覆書于監軍董賢弟麾下。向荷賢弟活命之恩，近又蒙此間公主知遇之德，生我成我，等於二天。今公主仰慕賢弟才貌，思結伉儷之好。正欲遣僕面陳悃愾，用執斧柯，適承翰教下頒，敬敬布此情于左右。昔漢室和親，且不惜降明妃于沙漠，若以外邦冶女，入配賢人，度非聖主之所不樂聞也。仰祈俞允，即惠好音，某解甲以待。

董聞看了回書，心中好生不然，想道：“常兄亦甚多事。招你投降，你便投降罷了，如何又替那公主做起媒來？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縱然外家待我薄，我豈休妻再娶之人？卻把這話來對我說。”習風見董聞顏色不樂，便道：“董爺為何看了這封書，倒皺了雙眉？”董聞道：“常兄豈不知我已有妻室？卻又要替我做媒。”習風道：“那月仙公主有沉魚落雁之美姿，真個似月裡嫦娥下降。月仙之名，可謂名副其實。這頭姻事，休要錯過了。”董聞搖頭道：“我豈是貪色負義的？只看常兄與一個青樓有約，便不惜改頭換面去取他上山，更不聞別事（以下缺）